

# 秋风起时菊酒香

□南京 王霞

儿时家在北方。小院围墙的一周，是多年生的野菊，扎扎实实地长着。秋风乍起时，花就开了。菊花开得最好时，是要采下来的，在通风阴凉处晒干，留着泡茶、做菊花枕。

九月九也是要采菊花的，为的是酿菊花酒，这是重阳的特定饮品。

父母都是异乡人，去家千里不得回。我们家过这个节，只在晚餐时温上一壶珍藏了一年的菊花酒。父亲爱酒，每晚都会饮上一杯。九九这一壶，除了父亲喝，母亲也会陪上一杯。父亲还会让我尝一尝，甜甜的，微酸，有隐约的菊花香气。更重要的是，母亲会在案桌上，也奉上三杯，还有三支线香。大概是遥祭家乡与祖辈吧！

菊花酒的酿制很讲究。酿酒前，母亲先把小坛子洗得干干净净，用开水烫过擦干。

九月九那天，母亲一大早就带我沿着院墙，采摘花瓣刚刚舒展的新朵儿，还采摘新鲜嫩绿的叶片。一起用清水洗过，摊在小圆匾

上沥干水分。

江米中掺进一半大米，淘洗后泡上半个小时，然后与菊花掺在一起，摊在蒸锅里隔水蒸。蒸好后打散晾凉，撒上酒曲和一些白糖，拌匀装坛。重要的是，要在坛子里拍实，在中间做一个窝窝，还用干净的筷子顺着窝窝插到底，形成一个深洞。然后把坛子口密封，放入准备好的棉窝里盖好，放置在厨房的灶台旁。整个过程，全是母亲一个人操作。母亲说，酿酒喜欢干净，不仅不能有脏污，连一点点油花也不行。这样才不会坏，才会出酒。

总要过好些个时辰，母亲才会说可以出酒。揭开坛子，一股甜香的酒气就弥漫开来。我凑过去，看到清清水的液体溢在那个凹下的窝窝里。母亲早就准备好了玻璃瓶子，再用烫过的勺子，把酒盛出来，用蜡密封瓶口，留待来年的重阳节。当然，母亲也会留出一碗，让大家品尝。

母亲粗通文墨，会讲故事会读诗。她带着我做任何事情，都会配上一段。“九月九，九重阳，菊花做

酒香满缸。重阳花糕送闺女，还有两只大面羊。”

“面羊是什么？”我问。母亲向我解释，就是用面捏成羊，摆在糕上。因为蒸糕会用果仁铺上一层，还有面羊，所以才叫花糕呢！

不知为什么，心灵手巧的母亲从来都没做过重阳花糕，唯独菊花酒年年做，大概是因为父亲爱好。老一辈的人，从来没有说过卿卿我的话。他们的深情，都潜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了。

后来，举家迁徙到了中原。住处简陋，没有了小院子，也没有各色花草。不到两年，父亲便在异乡的深秋故去。家中再也没有酿过菊花酒。

岁岁重阳。如今，母亲也离我远去了，而我也已是母亲当年的模样了。日子越来越惬意，但总觉得味道淡了很多。“九月采菊酿酒香，来年开坛又重阳。畅饮何必陶隐士，难得佳节入醉乡。”读着陶渊明的这一首饮菊花酒，我想念母亲的菊花酒，想念那一段清贫却美好的日子。

## 孙老师的巴掌

□重庆 唐占海

我上小学时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，连校长都知道我的名字。

到了四年级，孙喜民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。据说，孙老师是出了名的厉害，“坏学生”到了他的手里都会变得服服帖帖。不过传说归传说，我还真想挑战一下孙老师的“厉害”。孙老师瘦瘦的，个子也不高，眼睛很机灵，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孙猴子”。当然，是放学后偷偷叫的。没想到竟被他知道了，他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说：“孙猴子七十二变，啥妖魔鬼怪都怕他。”说完，他还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有点犀利。

有一次，我没完成作业。那次全班没完成作业的只有我一个人，孙老师必定会使出“绝招”。我心里不免忐忑，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。只见他高高举起巴掌，我见了反倒松了口气。他举起的是巴掌，不是拳头，落到身上肯定不疼。果然，孙老师的巴掌轻轻落到我的胳膊上，不疼不痒，还不如我妈打得有感觉。自那以后，我对孙老师的畏惧减少了几分，“厉害”的老师，也不过就是如此嘛。我甚

至敢在教室里叫他“孙猴子”，当然是不当着他的面。不过那次我刚说了句“孙猴子来了”，他就推门而入。我赶紧冲他做了个鬼脸，他忍不住笑了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我贪玩，跑去河沟玩水。玩得太尽兴，我都忘了上学这回事。待我回过神来，撒腿就往学校跑。我气喘吁吁地来到学校时，孙老师正在盘问同学我干啥去了。见我进门，他把眼睛一瞪，问：“为什么迟到？”我慌慌张张地说：“中午睡着了，没人叫醒我，所以迟到了。”孙老师冲过来，伸手过来朝我的胳膊上挠了一把，我的胳膊上顿时出现几道鲜明的白印子。他的声音立即提高了八度：“去河里玩水了？跟你们说过多少次，玩水不安全！”话音未落，我的肩膀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巴掌。他的巴掌落到我的肩膀骨上，真疼啊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其实那条小河很浅，我们村的孩子都在那里玩，从未出过事。可孙老师总说，安全这根弦要绷紧。

秋天，李大爷种的苹果熟了，

红通通的在枝头上招摇着。我路过的时候，忍不住攀上果园的矮墙，偷摘了一只。可一只苹果不过瘾，于是我又翻墙而上，摘了很多。我脱下裤子，兜着偷来的苹果，悄悄去了学校，把苹果分给同学们吃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件事很快就被孙老师知道了。他的巴掌又高高地举起来了，这次重重地落到我的背上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足足有五下。我疼得眼泪立即出来了，觉得他手掌的力量传到了我的五脏六腑里——我一定受了内伤。那次是我被孙老师的巴掌打得最疼的一次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小看孙老师的巴掌了。同学们都说，我被孙老师收拾得顺溜多了，像变了个人一样。有一次学校开大会，校长还表扬我进步了。

孙老师的巴掌，每次都落在我身上不同的位置，用的劲儿也各不相同。孙老师的巴掌，力度得当，恰到好处。现在想来，孙老师的巴掌不仅不疼，反而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、柔柔的。这些年里，孙老师温暖的巴掌给予我前行的力量。

## 融入

□常州 于晓庆

年初，经老同学引荐，我如愿加入了一个业余合唱团，成为男高声部的一员。

我们的合唱团比较特别，全团四十多人中大多属退休人员，均未学过声乐，基本上不识乐谱。可我们的合唱表演形式却颇阳春白雪，是有个洋名叫阿卡贝拉的无伴奏合唱，还分成四个声部，各声部歌声必须协调。

好在合唱团的几位老师都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，在教学上很有一套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兼任指挥的张老师，虽然年纪很轻，只有三十出头，但她的言谈举止都透着艺术家的气质，对作品的分析和理解很透彻，还通过一遍又一遍的示范，教我们怎样在放松的状态下自如地吸气换气、用腰腹肌肉力量把气控制在丹田、把笑

肌往上提起尽量打开口腔……使身体相关部位动作规范，处于最佳的发声位置。听了张老师很专业的讲授，我才明白唱歌竟然有那么多的窍门和要求。

由于我们这批团员从未受过系统的合唱训练，根本不得其中的要领，或许又受到以前唱卡拉OK等的影响，误以为唱得越响亮越好。所以在每次分声部学唱新歌时，因为积习难改，总有人唱着唱着声音就越来越大。老师们不得不叫停，并提醒我们要“躲”着唱，用好气息，控制好声音，使自己的歌声融入到整个声部中去。

可是等到四个声部合练时，又总有人再犯老“毛病”，时常有不协调的歌声突然间冒出来。张老师便会及时示意停下来，指导大家怎样去纠正，还总不忘强调几句，合唱不

同于独唱，每个人都要控制好自己声音，不能太张扬个性，这样才能保证同一个声部唱出来的是同一个声音……我因为悟性不高，每到开始合练新歌时常会唱冒，没少被张老师逮着，特别是在新学唱的《幸福时刻》前几次合练中，老是唱冒且纠正不了，我一度对自己是否适合大合唱产生了动摇。正当我深陷困惑时，一向看似委婉含蓄的男张老师直截了当地指出，我的问题出在没把歌唱熟上。现在想来，正是他的这句话点化了我。

加入合唱团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，没能参加更多歌曲的排练，更未真正摸到合唱的窍门，但我庆幸遇上了诸位悉心施教的老师，认识了一众包容可亲的团友，不仅自己的歌声融入了美妙的合唱声中，而且自己的情感也融入了其中。

## 童年的膝盖

□黑龙江海林 董红

刚送完孩子上大学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周末和爱人去公园散步，回忆了一路。海盗船，当年全家一起玩时，孩子很勇敢，可我却吓到腿软；看7D电影，坐着小火车从鳄鱼嘴里穿过，鳄鱼那锋利闪亮的牙齿一点点合拢，马上就被咬到了……爱人很奇怪，一向胆小的我和孩子竟然没有发出一丁点恐惧的声音，原来我们娘俩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睛；那年坐游船时，湖里的荷叶还没这么多，莲蓬也都是小的，但越少越珍贵，总是有几只蜻蜓争一朵荷花落。

想到这里，我长叹了一口气，如今女儿已在遥远的城市上大学，我们只能在回忆里一遍遍地走过。

那条短小的拱形桥又进入视线，下桥的路有阶梯也有斜坡，女儿小时候总是淘气地走斜坡，说是走，其实是被大人牵着手一路滑下去，风铃一样的笑声从桥上阵阵跌落。

我和老公互相携手走上桥，然后相视一笑，在下桥时默契地走上了斜坡。起初几步还好，可走到一半时，他的脚底一滑差点摔倒，我急忙用力去抓他，却被他给拽倒了，一下子跪在了地上，膝盖破了，殷红的血一点点渗出来。

简单清理了一下伤口，我们找到树荫下的一张长椅坐了下来，看着这只受伤的膝盖，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。这次有点远，回到了我们自己的童年。

小时候的我们，谁没个受伤的膝盖啊！童年里大家好像特别赶时

## 一树秋梨满院香

□连云港 李坤

秋果垂垂压树低，一枝斜覆覆荒溪。秋风起梨子黄，又到了采摘秋梨的季节。

老家有一棵梨树，树干遒劲，枝叶茂盛，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和时光的沉淀。每年春风至，一树梨花白，梨树上像落满了一树的白蝴蝶，随风翩翩起舞，煞是好看。随着春风渐行渐远，梨花也悄然落幕。白花落尽只剩绿叶，“枝上雪”的浪漫演绎成满枝累累硕果。

这棵梨树粗壮低矮，很容易攀爬，小时候我们会顺着枝干攀爬上摘梨间的梨子。从核桃大的青皮梨到黄灿灿的秋梨，我们不知围观了多久，也不知被我们摘了多少、扔了多少。如今，这棵梨树不时走进我的梦境。

等到梨子成熟的时候，院子里弥漫着梨香，父亲呼朋引伴，招呼几位壮劳力到家里摘梨子。摘梨子可是技术活，低处踩着凳子摘，高处要用到梯子。梨木脆，成年人是万万不敢爬到树干上去的。

“梨子水包皮买卖！”这是母亲的口头禅，意思就是梨子水大、皮薄，很容易磕破碰坏，所以摘梨子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。看着叔叔大爷们摘梨子，我们在树下馋得直

间，抓鱼虾、爬小山、掏鸟蛋、滚铁环。摔倒是常有的事，然后爬起来继续跑。那时候不怕膝盖跌伤，因为养几天就好了，可最怕裤子跌破，因为那样回家又要被骂了。

爬上树摘完果子，总是一边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会轻功，一边从高高的树枝上向下一跳。偶尔也会成功，但大多数时候还是正好跪下去，不仅收获了满地的果子，也收获了一对血淋淋的膝盖。

再有就是骑车子，又高又重的“二八”金鹿自行车和自己的个子一样高，从家里偷出来，费了好高的劲才推到路上。因为个子不够高坐不到座位上，腿就从车座下钻过去，双脚使出浑身力量一蹬，真的飞起来了。不过，总是没多久，就连人带车一起摔出去，伤到的就不只是膝盖那么简单了。

膝盖也总是很难结痂，因为新伤总是一茬又一茬，好不容易结痂了，又总想伸出手去抠一抠。所以从小到大的记忆里，膝盖上总有两只黑色的大眼睛，好像在凑热闹：看你究竟能把童年淘成什么样子？

低头看一看，眼，血止住了。老公挽着我起身，好在走起路来并没觉得疼。路上有一个和母亲同龄的老人看见了，心疼地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摔了呢？多疼啊！”这陌生人的关怀，让心里一暖。

不过，我想说的是，并不疼。在我看来，那伤是一枚勋章，也是我通向美好旧时光的隧道，带着我在自己和孩子的童年里又走了一遭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6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